



家有贵客

□冯秋玲

清晨,我拉开窗帘,见天朗气清,惠风和畅,窗外观音竹、金银花、蔷薇花郁郁葱葱,颇有茂林修竹、芬芳馥郁之感。我边哼着歌儿边打扫房间,忽然,正给观音竹浇水的先生惊喜地说:竹丛中有个鸟巢!闻听此言,我一乐,也想看,无奈竹密巢高人矮。先生看我急了,忙掏出手机拍了鸟巢,于是我看到了青青竹叶间的小小鸟巢。那天是5月9日。

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问浇花的先生,鸟蛋有了吗?终于,14日下午午睡醒来,我看到微信里的照片:鸟巢里有两个鸟蛋。第二天,有三个了。小小的鸟蛋,椭圆形的,还有棕色的点点,真是可爱。我的心被柔柔地牵住了。

那天半夜,睡梦中的我,突然被一阵狂风巨雷惊醒了。我马上想到,鸟巢怎么办?狂风会吹落鸟巢吗?巨雷会吓跑大鸟吗?建在竹丛中的鸟巢,上不附顶下不着地,摇摇晃晃的,我的心也晃悠悠起来。好不容易天亮了,先生比我还急,赶紧拿起手机攀上防盗窗拍照,照片显示,鸟妈在孵蛋,鸟爸正叨来虫子给爱妻吃呢。还好还好,一切都好。

孵蛋很辛苦,鸟妈一动不动地蹲在鸟巢里,任凭风吹雨打日晒,腿麻了也不能去遛弯。鸟爸要么在找食,要么在附近飞来飞去做警戒。我先生去浇水时,鸟妈就飞到防盗窗上盯着他,几次下来,知道不会伤害它们,就自顾自地继续蹲着,只是用眼睛看着他浇水、拍视频。怕西晒日头太猛大鸟中暑,我先生还在竹林上方做了遮阳盘,做得很牢固。在做遮阳盘时,鸟爸鸟妈双双离巢,站在楼下的高树树梢上,唧唧喳喳提抗议。

26日上午,一只小鸟孵出来了;27日上午,三只小鸟都孵出来了。新生的小鸟没有一根羽毛,浑身红彤彤的,像褪了毛的雏鸡。28日上午,三只小鸟的头顶都长出了一撮毛,乌

黑发亮,还都会轻轻地叽叽叫。31日上午,三只小鸟大了许多,羽毛也多了。每当我先生去浇水、拍照时,鸟们都仰着脖子,张大嘴巴,做嗷嗷待哺状。而鸟爸鸟妈真是辛苦,它们一刻不停地找小虫子,飞进飞出。我注意到鸟爸鸟妈总是同进同出,休息时,站在防盗窗上,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,像煞了人间恩爱夫妻!

鸟爸鸟妈都很漂亮,都有匀称结实挺拔的身材,背部的毛是灰绿色的,腹部是白色的,头上有白点,大概身长二十公分左右。而刚孵出的小鸟浑身乌黑发亮,不像爸爸妈妈。大概成熟了会变的吧?听说这种鸟叫白头翁,是吉祥之鸟。

6月5日的视频显示,小鸟都羽翼丰满了,叫得很欢。不知道为什么,那天鸟爸鸟妈也叫得很欢,而且,飞进飞出特别频繁,还时常停在防盗窗上对我们“说话”。那天很热,怕渴着饿着鸟们,我先生把一个苹果用细铁丝穿着挂在防盗窗上,傍晚去看,苹果被鸟们吃掉了大半。我们都很开心。

6月6日早上,先生浇水时看到三只小鸟都好好的,在鸟巢里叽叽喳喳,中午十一点半左右再去时,他一声惊叫:怎么只有两个小鸟了?话音未落,一个小鸟突然飞起来了,过了一会再去时,鸟巢空空如也。我趴在窗上,看楼下有鸟爸鸟妈和三只小鸟起起落落的身影,还有强弱弱的鸣叫声。

午睡时,我总听到鸟们在叫,不知是真是幻?“晚上,它们还会回家吗?”气象说,6月6日、7日不下雨,那好的;8日下雨,小鸟会避雨吧?鸟们一家还会在一起吗?小鸟啥时候学会找食?它们还会记得最初的家吗?它们会忘记鸟爸鸟妈妈哺育它们的辛苦吗?听朋友说,会做鸟巢的地方,必是家庭和睦、主人善良、环境漂亮安静的地方,风水很好。我感谢鸟们给我家那么好的褒奖,也祈祷鸟们平平安安的。

乡间生活

□一朵

在乡间逗留,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。鸡鸭聒噪,狗儿亲热,瓜果花藤闹猛,好像年少时的生活画面重现。对于久坐办公室的我们来说,乡间的“层层桃李花,烟火里人家”是一种氛围;“开荒南野,守拙归园”是一种境界;两三好友,饮茶、赏花、吃时鲜,是一种难得的意境。

朋友在乡间有几亩地,盖了几间农舍,育了竹林养鸡鸭,挖了池塘种荷花,地里种满了蔬果。一到双休日,他便卷着裤脚管,手不离作物,嘴不离农桑,俨然一个田园农庄主。

田园农庄的雨天颇有味道。农舍与竹林鸡鸭,返璞了记忆中的乡村;荷塘的旖旎,显得农庄质朴而不失风雅。站在农舍低矮的窗前,看藤架下的瓜叶晶莹剔透,小冬瓜上的绒毛雨水朦胧,似沾满了糖霜;小竹林里的落汤鸡,缩着脖子缩着脚,在雨中傲视田园江湖;那荷塘里荷叶戏珠,荷花露尖,恍惚觉得时空穿越,蓬头稚子卧溪头的画面乍现。

雨天适合喝茶聊天。在朋友的田园农庄里喝茶,便有一番不一样的味道。细茶、大壶、糙碗,红泥小炉煮茶。茶香如故,清冽依旧。茶是中国人最传统而古老的饮料,贫富贵贱者尽可品饮。它不仅是中式肠胃最高明的调理师,也是人们调节情绪和会朋交友时不可或缺的桌上尊。追溯茶典故,曾有西晋“惠帝蒙尘,还洛阳,黄门以瓦盃盛茶上至尊”。如果说帝王的江山社稷情怀氤氲在一盏茶的冷暖里,那么,普通人的酸甜苦辣情感便消弭在袅袅的茶香里。特别是当茶喝到一半,抬眼窗外,一根顶花带刺翠欲滴的棚上黄瓜突然映入眼帘,于是用手一指:“中午就要吃那一根瓜!”一碗茶便瞬间喝出了乡间随心所欲的做派。

在乡间田庄里品尝自己动手采摘、烹煮的时鲜果品,便又是另一番享受。

当然须在晴天。阳光轻洒,清风微拂,田间清香一片。刨几株鲜花生,莹白的花生带着湿泥,吊在花生根上摇摇欲坠,香气便已扑鼻而来。另一边,玉米叶沙沙,玉米棒鼓着肚子,看得人垂涎。掰几个绿壳黄须的玉米棒,用水冲洗,连壳带须同洗净的鲜花生一起扔进老虎灶的大锅里,用柴火烹煮。不多时,大灶里便溢出花生香、玉米香和混合了花生玉米好闻得不得了香气,诱人忍不住想掀锅盖。煮熟的鲜花生连壳带肉扔进口中,鲜、香、嫩,花生的清香中渗进了玉米的浓郁;咬一口玉米棒子,甜、香、脆,竟也沾着花生的清香,像珍珠在口中爆浆,满口馥郁,欲罢不能。

有趣的是,我们围着小矮桌啃玉米棒剥花生,鸡和狗似乎也感受到农庄难得的热闹气氛,围在我们脚边打转,和乐融融,一点也不像我们小的时候,家里的公鸡总是去挑逗大黄狗,惹得黄狗发跳。

一切都这么惬意。来乡间吃喝,乐此不疲。乡间让人留恋的,不仅仅是眼前的良田美池桑竹,人与鸡犬和谐共生的时光。更让人难忘的,是乡间纯净美好的气质,曾深深滋养我从稚龄到年少。那清晨草叶上的露珠、雨后荷叶上的蜻蜓、烈日里趴在树干上的鸣蝉,曾经那样张扬而欢乐地占据我的心房,盘旋在眼前,令人难忘。